

赵铭彝著 屈南松 曹树钧编

涓流归大海——赵铭彝文集

戏剧戏曲学丛书 上海市重点学科项目



中国戏剧出版社

心铭彝著 屈南松曹树钧

洄流归大海

赵铭彝文集

赵铭彝文集

戏剧戏曲学丛书

江苏省戏剧学院图书馆藏

上海市戏剧学科研项目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涓流归大海/赵铭彝著; 屈南松, 曹树钧编. -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4.9
(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戏曲学丛书)
ISBN 7-104-01990-1

I. 涓… II. ①赵… ②屈… ③曹… III. 赵铭彝 -
回忆录 IV. 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96982 号

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戏曲学丛书·第一辑
涓 流 归 大 海

赵铭彝 著
屈南松 编
曹树钧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 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印刷

2000 千字 880×1230 毫米 1/32 开本 95.25 印张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000 册

ISBN 7-104-01990-1/J·853

全八册总定价: 195.00 元

涓流归大海

——赵铭彝文集

赵铭彝 著

屈南松 编
曹树钧

中国戏剧出版社

前 言

曹树钧

中国话剧在百年发展的历史中，尽管风云变幻、道路坎坷、艰难曲折，仍然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人才。他们中间有优秀的剧作家、话剧艺术家，也有著名的戏剧活动家和理论批评家。本书的作者赵铭彝，就是其中的一位戏剧活动家、戏剧批评家、话剧史家。

赵铭彝（1907—1999年），出生于四川省江津县一个偏僻农村。1926年考入上海大夏大学，后转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1928年入南国艺术学院师从田汉学习话剧。1929年创立摩登剧社，深入大中学校开展学生演剧。1930年发起成立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简称“剧联”）。1932年，他继杨村人、刘保罗之后，担任“剧联”第三届党团书记，成为上海总盟的主要领导人。在此期间，主编《艺术新闻》，参与各地剧联分支组织的建设以及“剧联”中心剧团大道剧社的活动。不久又参与了建立左翼电影和左翼音乐组织的工作。1935年参与组织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在该团《玩偶之家》演出排练期间被当局

逮捕入狱，翌年出狱后回重庆。抗战期间，在四川从事进步文化活动，参与筹建怒吼剧社，公演《卢沟桥》。被选为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理事。1943年在重庆，和金山、于伶、宋之的发起组织中国艺术剧社，任艺术委员。抗战胜利后，1946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生报》副总编辑，成都《民众日报》、《华西晚报》总编辑。

建国后，赵铭彝曾任西南文联常委、重庆剧协主席、中华戏剧专科学校校长。1950年，赴上海市立戏剧专科学校任教。1952年任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1956年改名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教授，兼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先后任民盟上海市委委员、中国剧协理事、上海剧协理事、田汉研究会副会长等职。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从此调离教学岗位。20世纪60年代参与上海戏剧学院与中央戏剧学院合编《中国话剧史》教材的工作。粉碎“四人帮”后，继续从事中国话剧史的研究工作。1999年因病在上海逝世。出版的著作有《苏联的戏剧》、《左翼戏剧运动史料集》（主编），主要论文有《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论田汉与洪深》等。

20世纪30年代，影响中国话剧蓬勃发展的有两个重要戏剧团体，一个是20年代末活动到30年代初的南国社，一个是“左翼戏剧家联盟”，赵铭彝是前者的骨干之一，后者的领导成员之一，为中国话剧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的两三年中，尤其是1928—1929年

度，中国的话剧运动出现了空前未有的盛况。时代的激变和战斗的需要，使最直接而最有力地激励人民、组织人民的艺术形式——话剧，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学生演剧和业余剧团异常活跃。这一时期从事戏剧最得力而又影响最为广泛的团体，就是中国现代话剧奠基人之一田汉所创办和主持的“南国社”。在我国话剧发展史上，南国社占了重要的一页，代表了一个时期的戏剧运动。它的主要历史功绩在于广泛传播了现代话剧的种子，开拓了我国话剧运动的新路。在长期的演出实践中，培养了一大批革命戏剧运动的创作、戏剧评论和演剧人才，赵铭彝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位。在艺术上，南国社打破了时已流行的西欧话剧演出形式，开创了独特的“南国”演剧风格。这种清晰、真挚、朴素的艺术风格和它对现实生活真实动人的反映，使南国的演剧活动在这一时期引起了不少青年的共鸣，带动了一大批知识青年投入了革命的文化工作，影响了整个的戏剧运动。赵铭彝参加了南国社几乎所有的艺术活动。毫无疑问，南国社的历史功绩，理所当然地有赵铭彝的一份。

我国进步的戏剧运动在1927—1937年十年内战时期有了迅猛的发展。这一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于1930年成立了左翼戏剧家联盟（简称“剧联”）。由“剧联”直接领导和组织的革命戏剧运动，是国民党统治区惟一的戏剧运动。当时的话剧运动中心在上海。“剧联”总盟就设在上海。“剧联”

的前期（1930—1933年），作为“剧联”的党团书记，赵铭彝成为总盟的主要领导人，介绍周扬加入“剧联”，后又转入“左联”。在领导“剧联”工作期间，赵铭彝将主要精力放在总盟与各地分盟的组织联络方面，同时也到各工厂从事工人话剧的组织工作。在他的领导下，先后建立了南通、南京、武汉、广州、青岛等地的左翼剧联分盟或左翼小组。这些分支组织以及北京分盟和上海“剧联”总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形成一个声势浩大的全国性的戏剧之网，对中国话剧的大普及作出了空前卓越的贡献。“剧联”后期（1934—1935年），为了冲破当局的高压政策所造成的剧运的低潮，用更为曲折、隐蔽的方式与反动派进行斗争，“剧联”总盟决定开始组织专业剧团，以剧场职业公演为主、突击演出为辅开展演剧活动。赵铭彝具体参与组织、领导“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的工作。通过“上海业余剧人协会”、“40年代剧社”等大型职业剧团的演剧活动，使中国现代话剧艺术在演剧上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突破，使左翼戏剧不仅在思想内容上而且在艺术水平上进一步深入人心，同时有力地促进了这一时期的话剧创作。这一时期，赵铭彝参与领导的“剧联”的活动，在戏剧战线上粉碎国民党文化“围剿”的斗争中立下了不朽的历史功绩；在话剧创作上也有迅速的发展，将我国革命话剧艺术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这一时期赵铭彝始终站在时代戏剧洪流的风口浪尖，谱写了她一生戏剧事业最瑰丽的一页。

除了上述最主要的戏剧功绩，作为一名从事《中国话剧史》教学与研究二十五年的后辈，笔者还深感赵铭彝先生也是我国为数不多的著名话剧史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赵铭彝就十分关注《中国话剧史》学科建设，着手创建中国话剧史这门年轻的学科，收集了几百份文献资料，发表多篇讨论话剧史的文章。60年代初，还同魏照风先生、柏彬女士一起参预与中央戏剧学院有关教师联合编写《中国话剧史》打印教材。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十年浩劫中，他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大量史料，一厚叠一厚叠访问记录，抄存材料，师友们赠送的文稿，统统给造反派装进了麻袋，扔上板车，呼啸而去。“那种空虚失落之感，非亲身经历者不能体会”（赵铭彝：《忘不了田汉》）。粉碎“四人帮”后，赵铭彝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又重新开始话剧史史料和教材的撰写工作。他说：“过去参加过文艺运动的人，特别是戏剧方面，今天健在的不多了。过去在白色恐怖下斗争的情况，文献记载极少，有许多根本没有记载，这就不能不希望当时参加者共同回忆来补这段史实。我想这也是一种责任吧，算是一个工作吧。何况有许多事实，经过‘四人帮’恶意的歪曲，抹杀和伪造，更加迫切地要予以纠正澄清呢？”（赵铭彝：《左翼戏剧家联盟是怎样组成的》）正是在这种对历史负责的高度责任心的驱使下，赵铭彝不顾年老多病，克服种种困难，勤奋写作，完成了一篇又一篇文章，以一个中国话剧发展的历史见证人的身

份，为中国话剧史研究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史料。

这本文集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剧坛忆故人”，是关于中国话剧史上一些著名的剧作家、艺术家，如田汉、洪深、夏衍、郑君里、章泯、应云卫、赵丹等人的回忆；（二）“从南国到剧联”，是关于南国社、左翼戏剧运动种种史实的回忆；（三）“浮沉九十年”，是有关作者自传的几篇文章；（四）“戏剧纵横谈”，辑录了作者有关戏剧历史、戏剧教育、戏剧发展的几篇论文，其中不乏作者多年经验感悟到的精辟见解，富于现实的启迪意义。

赵铭彝逝世之后，他的夫人屈南松女士为了保留先驱者的形象，不辜负赵铭彝后半世的心血，克服种种困难整理了遗稿。笔者在此基础上又作了修订、校勘和一些具体的编辑工作。在院领导关心下，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戏曲学研究中心负责人叶长海教授具体支持下，本书历经曲折终于可以面世，得以告慰赵铭彝先生在天之灵。真诚希望本书的诞生，对《中国话剧史》的学科建设和新时期戏剧艺术的建设能起到有益的促进作用。

目 录

前言·····	曹树钧(1)
---------	----------

第一编 剧坛忆故人

忘不了田汉·····	(3)
田汉同志在左翼文化运动时期的二三事·····	(9)
忆洪深与田汉·····	(13)
早期的无产阶级女戏剧家——白薇·····	(23)
回忆夏衍同志主持的一次“反帝反战演出”·····	(27)
——上海艺术剧社第二次公演《西线无战事》	
刘保罗传·····	(30)
袁牧之——从辛酉到戏剧协社·····	(38)
回到五十年前·····	(41)
——怀念左翼剧联的一个发起人朱穰丞	
戏剧协社台柱之一——应云卫·····	(46)
戏剧家章泯·····	(50)
怀念万籟天·····	(54)
和阿丹的交往·····	(58)
陈明中——从南国到摩登·····	(62)
从《画外音》想起郑君里·····	(67)

走过弯路的戏剧战士——左明	(71)
纪念唐叔明和吴似鸿	(78)
向鲁思告别	(83)
——忆 30 年代电影评论	
悼董每戡同志	(87)
一个可尊敬的小人物	(89)
——记桂公创	
以话剧始、以著作终——阎折梧	(91)
周扬和“剧联”	(94)
高长虹及狂飙社和戏剧活动	(100)
附 “旗手”的昔与今	(102)

第二编 从南国社到剧联

从鱼龙会到南国社	(109)
回忆南国艺术学院和田汉同志	(112)
南国社的征途	(121)
回顾摩登社	(130)
我所知道的艺术剧社	(134)
左翼剧联是怎样成立的	(139)
为左翼剧运开辟大道	(149)
——记“大道剧社”	
回顾“一·二八”抗日戏剧宣传	(154)
回忆左翼戏剧家联盟的工作	(157)
回忆“剧联”的几次工人演剧	(170)

第三编 浮沉九十年

地主家庭没落中的童年·····	(175)
少年渐识愁滋味·····	(183)
开眼看世界的小青年·····	(191)
涓流归大海·····	(194)
——我投身戏剧运动的回忆点滴	
反省院杂忆·····	(244)
“文革”的一个侧面·····	(249)

第四编 戏剧纵横谈

话剧运动三十年概观(1907—1937年)·····	(255)
文明戏话当年——访问徐卓呆·····	(277)
话剧需要开创新局面——蜗螺居杂谈(一)·····	(282)
话剧和传统戏剧——蜗螺居杂谈(二)·····	(287)
把眼光放远一点——蜗螺居杂谈(三)·····	(292)
——妄谈戏剧教育改革	
与陈白尘论未来戏剧·····	(297)
我国早期的话剧教育·····	(301)
序《中国话剧教育史稿》·····	(310)
与黄佐临谈中国戏曲的实质是否写意·····	(317)
后记·····	屈南松(320)

剧坛忆故人

第一编

忘不了田汉

我从50年代起搜集话剧史的材料，准备按《史记》的体裁，以人物为中心，写成纪传式的话剧史，起名为《话剧史记》。可是在“文革”浩劫中，我这个“摘帽右派”虽极尽小心驯顺之能事，还是免不了抄家焚稿的命运。眼看一厚叠一厚叠的访问记录，抄存材料，师友们赠送的文稿给装进麻袋，扔上板车，呼啸而去。仿佛自己的青春岁月和多年战友们的面影，都给抛到无何有之乡了，那种空虚失落之感，非亲身历者不能体会。幸好，也许应说是不幸吧，更猛恶的飓风和狂潮继续扑来，苟且偷生之心压倒惋惜损失的伤痛，索性不去想了。

及至拨乱反正，收回了部分残稿，丢又舍不得，重写又没信心，只好随想随凑合，补缀成若干篇回忆，也有发表在各戏剧刊物上的，也有写了一半搁下的。正因为它们遭过大难，仿佛应予以特别关注，我竟又重新执笔，以半盲的眼睛从事补写了。明知不能完工，却总想留下话剧在艰维时世中辛勤创业时与我共事的师友们的面影。第一个便是田汉同志。我在《话剧史记》拟定的序言中说过，田先生应列入话剧史的《本纪》中。他是中国话剧运动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围绕着他，诸多运动和杰出人物展开了波澜壮阔的活动。把话剧队伍比拟成一艘舰队，田先生便是主力舰的舰长。航行中遇沙滩而搁浅，或误入绝港死水，他绝不弃船而去，总是义无反顾地站在船台上带领大家寻找新航道，终于达到了广阔的水面。他的形象已有好些鸿文巨制的传记予以刻画，但作为他领导过的船员之一，在塑像座下献上一束野花，也是义所当为的吧。

说到这里，想起上海树立田先生纪念像的那天，我因病没参加。据到场的人回来说，围观群众中，有人还问起“田汉究竟是谁？”那么，我就写一写我所知的田汉吧。

我长期在他领导下从事戏剧工作，接触亲近的机会颇多，应该对他的生活、工作和为人有较深的了解。但也正因为熟悉到不拘礼的程度，反而很少考虑研究分析评估他的思想和艺术。总的说对他为人的优点自然执崇敬的态度，对他的缺点也见惯不惊，仿佛没有这些小小的瑕疵，他就不成其为我们心目中的“田老大”了。“田老大”，这是和他共同干戏剧的青年从心底里对他的美称。他是“老大”，是长兄，是导师。他一般不善于应酬。你可以坐在他旁边几个钟头听不到他说一句话。但他一旦打开了话匣子，却可以滔滔不绝地谈见闻，谈印象，谈想法。记得1962年某天下午，我和某三两人去找他谈谈中国话剧史方面的意见。刚好来了理发师。他一面让人剃光头，一面和我们一问一答，谈刘公岛之行，谈甲午海战，谈他访问老海军和渔民。谈到某个甲午海战演剧没有具体内容，得重新写过……一气说了两三个钟头。理发师早已走了，我们有关话剧史的看法没有来得及提出，已是晚上八点多钟了。匆匆告别，大小馆子都关门，肚子空着回去，只不知田先生想到吃饭没有。但可确定他绝不以为意，也不会为我们担心。

田汉有个极其和睦团结的家族支持他搞艺术。开始搞“南国”活动时，夫人易漱瑜不顾病弱的身体帮忙搞编辑和发行，弟弟田洪、田沅默默地干活，让长兄完成学业从事戏剧工作。他最知心的赞助者是田老太，一位伟大的母亲，完全理解儿子的志向，接受儿子的“革命道理。”田汉对母亲的孝顺是周围的人都知道的。凡工资和稿费收入，无保留的上交。自己身上连车钱都不够，宁可两只脚跑路，倒练出了走长路又快又稳的本事。尽管身上常是空虚，他却常留朋友在家便饭。朋友又多，说他“座上客常满”决不是夸张。而田老太就毫不吝惜地设法殷勤招待，把我们这些不时来扰的小青年当子侄看待。“一·二八”事变时，田老太到杭州避难，经济拮据。“左翼剧联”搞的“五月花”剧社正好穷得不能开伙，老太太仍经常煮好饭菜叫人送